

颜斗作品集

误闯江湖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78 号

责任编辑:吴 仁

颜斗作品集⑨

误闯江湖

颜 斗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24 印张 58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T-80506-557-X/I·171

定价: 29.80 元

内 容 提 要

仇恨的浪子，无人会送你远行去报仇，只有这阵阵肃杀的寒气催促你起航。

去为冤死的亲人复仇，去为正义伸张。

易水寒，秋风送枯叶。前行的路上会有悬崖万丈，爱人的血，誓将要用血来偿！

目 录

第 一 章	史家血案添疑云	1
第 二 章	一路凶险幸获救	36
第 三 章	人心惶惶闯王令	70
第 四 章	一言九鼎甄诚实	103
第 五 章	家道中落小凤仙	134
第 六 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163
第 七 章	得道多助岂无因	193
第 八 章	污衣神丐话当年	223

第一章 史家血案添疑云

月色无光，大地漆黑如墨。

史家堡。

“地龙”史承志斜坐在书桌前睡着了，手里无力地捏着个纸团。

微微闭合双目在睡梦中露出深深的恐惧，花白的头发再也没有往昔的光采，整张脸给人的印象只有苍白与无神……

“地龙”史承志自从二十年前仗剑闯江湖，孤身独斗黑风双煞吴林夫妻后一举成名，从此名震武林，黑白两道不管是正是邪，闻听其名无不心里感到敬畏。

驰骋江湖二十载，“地龙”史承志的名声响誉天南地北，江湖上并称史承志与另一高人陈天强为“天地双龙”。

然而，响当当闯江湖的“地龙”史承志却永远地睡

着了，永远永远！

双目除了恐惧之外，就是充满了惊讶和遗憾——死不瞑目。

秋天里的早晨，阳光温馨地照耀着行人的脸上。

通向史家堡的小路上，一辆独轮车“吱吱吱吱”地行进着。

豆腐李早晨睡了个懒懒的觉，醒来猛然见到阳光四射，一下跳起，把做好的豆腐放上小车，急忙往史家堡推去，每天一车的豆腐，这是自史承志建堡以来没间断过的。

小车离史家堡越来越近了，史家堡寂静无声，往昔仆人们穿梭不断地情景此时却怎么也看不见了。

豆腐李惊异地发现门锁上挂着个骷髅牌，在阳光的映照下，空洞的骷髅头发出耀眼的金光，正瞪视着豆腐李。

看见这个骇人的骷髅头，如果是个胆小的人，早已被吓得双膝发软，摇摇欲坠了，然而，豆腐李并不是胆小的懦夫。

豆腐李走上前去一把扯下骷髅牌，狠狠地用脚踏了两下，高声叫道：

“胡厨头，胡厨头，我送豆腐来啦！”

虚掩的门连一只狗都没有，何况是人呢？

豆腐李不满地想：

“这些混蛋，都什么时辰啦，还不起来“胡厨头这小子昨晚八成是去赌了，可是，看家护院的人呢？”

埋怨归埋怨，豆腐李对于史家堡可谓熟门熟路，他推开后门，将车往厨房推去，待搬下腐时，突然发现豆腐洁白表面上有殷殷的血迹，他不由暗骂一声：“见鬼”转身便往厨房里走去。

厨房的门是大开的，但是却空荡荡杳无一人，这一下，豆腐李可感到奇怪了：

“今天究竟是怎么啦？难道我睡了一会懒觉，东家的所有人都要跟我一比高低？”

无瑕如玉豆腐上血迹更加红了，红得发紫，发黑……

阳光妩媚，气候宜人，这就是初秋给人留下的印象，这是难怪，刚刚度过酷暑的人们谁不留恋秋色美景。

“豆腐李，豆腐李，史玉清到你这儿来过吗？”

豆腐李作坊前几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嚷着道。

豆腐李作坊的门是关着的，少年们不停地拍打着房门。

“懒鬼豆腐李，快起来了，太阳照到你的屁股上了，快起来，喂！史玉清来过没有呀？”

少年们有些不耐烦了，敲门声越来越响：

“史玉清快出来，我们到果园偷果子吃去啦！”

然而，叫史玉清的少年并没有出来，众少年奇道：

“往常他总是先到豆腐李这儿喝一碗豆浆的，今天怎么没来？”

一少年摇头道：“算了，我们不叫他了，谁知道他又溜到什么地方去耍人啦，我们自己到果园去偷苹果吃吧。”

少年们哄然而去。

豆腐李的作坊前又恢复了平静。

也只平静了一小会儿，门口此刻又有人叫了：

“豆腐李，史玉清这混小子在你这儿吗？你快让他出来，哼！这小流氓，碰了一下我家老母鸡后，鸡从昨天晚上就没有下蛋了，到今天早晨，我一看，老母鸡也不在了，这个小畜牲到处留情作祟，勾引小姑娘还不算，现在又算计到老娘家的老母鸡身上啦，豆腐李你赶快把这小畜牲交出来，否则，哼哼……”

胖大嫂站在豆腐李的作坊前高声叫骂着，不时地手舞足蹈，指着门狠命地骂。

门依然如故，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胖大嫂把馁之后，终于悻悻地走了，嘴里仍不停地叹息老母鸡的红颜薄命。

“大叔，你到豆腐李那儿去买豆腐呀？”

“哎哟，季大叔，你手里提着个扁担干什么呀？”

季老汉并不答话，火直往上窜，疾步冲向豆腐李作坊。

村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惹得这位火爆老头如此气势汹汹的。

有人议论道：

“糟了，今天要出人命啦，你瞧，老头那阵势似乎要想吃人呢。”

有人接口道：

“不会吧！你们想想，豆腐李可是个本份的人呀，买他的豆腐质高价廉，而且没钱还可以赊账，若是真正没钱也没关系，你们说，这样的人怎么会和季老头发生冲突呢？”

“是呀，可是你瞧季老头那神态似乎就是冲着豆腐李来的。”

“嘿，我这么一说，连我都无法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说，既不清楚，我们就先莫忙插嘴解劝，静观事态发展，你说呢？”

“行。”

围拢在豆腐李门前的人，大多数都为豆腐李暗暗捏一把汗。

季老汉在村里是有名的牛脾气，谁也无法劝阻他要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老汉在门前站好，摆开架式，双手横握扁担，忽觉这种姿势太别扭，便只用一只手提着扁担，一只手指着豆腐李的屋门，高声道：“豆腐李，你听着。”

村民们的心刹时收缩起来，心道：

“真是麻烦大了，豆腐李惹上了祸星了，这老头今天看样子非打断豆腐李的双腿不可，他妈的，这季老头混老小子也是，胡子都白了，还要逞年轻时的牛脾气，真他妈的白吃了那么多白米饭了。”

村民们都愤愤不平地想：

“如果打起来，一定帮着豆腐李，这死老头有话不能好好说呀，非动什么家伙不行吗？”

然而，季老汉接下去的话却使得村民长长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与你无关，你不要插手管这件事，咱们远

是好街坊，好邻居，妈的，史玉清，你这小杂种，给我滚出来，快给我滚出来，你这小畜牲，竟然把我心爱的信鸽给杀了，今天我跟你没完没了，快给我滚出来，有种的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

村民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谁都知道，那对漂亮的信鸽是季老头的生命，或者说胜过季老头的生命。

门，还是一动不动。

村里的人都知道，单身的豆腐李是史玉清最好的朋友、兄长。

村里的人也知道，豆腐李的豆浆是方圆百十里出了名的鲜美、爽口，特别地好吃，因此，史玉清每天早晨必定要去吃一碗清纯浓郁的豆浆。

这是一个规律，似乎是个永恒不变的规律，起码对于史玉清来说。

如果，在平日清晨，你想找到史玉清，村里的人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在村东头那间豆腐作坊里。

可是，现在人们再也无法在那间充满了豆香的小房里，找到史玉清和那善做豆腐，方圆百十里无人匹敌的豆腐李啦。

秋天里发生的故事，村民们都知道了。

当豆腐李从五里外的史家堡被抬回来的时候，全身已经发紫，并且开始局部腐烂了。

村民们还知道了另一件惨无人道的事——史家堡一百五十八口人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杀光了，鸡犬不留，那情景太惨了。

震惊的村民被吓懵了，因为他们知道“地龙”史承志自从十年前在此安家之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田园生活，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可谓是个乐善好施的老好人。

可是，方圆百里的农夫们谁也不知道这位善人，曾经是江湖上一流人物——“地龙”史承志。

谁也不知道这位善人因何而死，而且死得如此凄惨，全家无一活口。

于是，谣传蜂涌而至。

当县里的差役大老爷们查勘了现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他杀或因谋杀。

差役查验史承志的伤口时，发现了一支镖，这是一支系着红缎的镖，正射在心口上。

镖不大，但镖柄上却醒目地绣个“骷髅头”，这骷髅头绿惨惨的，发着暗光。

一个差役忍不住摸了一下，因为这个骷髅头绣得实

在维妙维肖。

只是手不像原来那样捏着，而是伸展开了。

那纸团到那里去了？

差役们收拾好金银细软之类值钱的东西查封了史家堡回县衙交差了。

豆腐李的作坊变成了灵堂。

村中的父老们痛惜着这勤劳的人，无缘无故地遭此不幸的下场。

豆腐李没有亲戚，只有史玉清一个真正的朋友，然而，在豆腐李被毒死后，这个朋友并没有能来为他送土入葬。

从此，这间小小的豆腐作坊变得令人感到十分荒凉和凄乱。

人们再也看不到那辆独轮小车载着那温香洁白如玉的豆腐穿过村庄了。

人们似乎失去了点什么。

时间是能使人忘却的良药，不久村民们渐渐淡忘了那间小屋和小屋的主人，以及那令村民们感到有些厌恶的少年史玉清。

只有馋嘴的小伙们还没有记忆自己的朋友史玉清。

在深秋，小伙子们望着飘零的枯枝烂叶，想起了突

然失踪的朋友。

小伙子们因为缺少了史玉清，整个秋天过得凄凄凉凉，个个整日无精打彩。

到了冬季，漫天的飞雪给小村庄披上了银装。

小伙子们聚集在房间里，望着屋外的银色的世界发楞。

往昔的冬日，顽皮的小伙们此刻早在史玉清的带领下，已在户外堆起了雪人，打起了雪仗，滑起雪板。

在天黑的时候，众人便偷偷地摸到邻村拖一只狗回来，围着火塘烧狗肉吃。

一张张小脸由于剧辣的狗肉而涨得红彤彤的，受不住辣味的人早已泪眼模糊，涕流满面了。

于是，小伙子们互相斗着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是，今年的冬天小伙子们都沉默了起来因为他们缺个领头人。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小伙子们望着春暖花开有田野，大雁南归的天空，又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史玉清。

以前春天里，史玉清总是和大伙们上山打野兔，逮野鸡，捉刺猬……

四季如梭，转眼间又到了秋天。

一个，整整一年过去了，村民们早已忘记了去年发

生的事情，生活渐渐地恢复原有的单调。

有一天，曾经因为失去了鸽子而伤人欲绝的季老汉，又想起了自己的鸽子。

这一天，正好是鸽子“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

季老汉八岁的孙子望着老泪纵横的爷爷，“噗通”一声跪了下来，忍不住哭道：

“爷爷，爷爷，你别哭了，都是我不好，鸽子是我拿给史哥哥救人用的，你要打，就打我吧，求求你，爷爷，不要哭了。”

可怜的孩子啊，你把这秘密整整背负了一年之久。

季老汉望着泪眼涟涟的孙儿，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缓了缓，季老汉拉孙子道：

“孩子，你说，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可爱的小男孩擦了擦眼泪，哽咽道：

“爷爷，我说了，你一定不要生气，不要再责怪史哥哥了好不好？”

望着孙儿天真的面孔，季老汉点了点头，道：

“孩子，你说吧，只要你们做得对，爷爷绝不会责怪你们的。”

季老汉听完孙儿的讲述，道：

“孩子，你怎么不早告诉爷爷呢？”

“我本想告诉爷爷，可是，史哥哥说爷爷的脾气太暴躁了，叫我暂时不要告诉爷爷是我给史哥哥的，这样，我就不会挨爷爷的揍了。”

好可爱的孙儿，季老汉的眼眶湿润了，道：

“孩子，爷爷永远不会揍你，只要你做好事。”

孩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甜甜的。

季老汉轻轻抚摸着孙儿的头，道：

“孩子，你知道你史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了？”

孩子的小脑袋摇了摇。

浓浓的一锅鸽子汤外加两只鲜美的鸽肉，黑袍老者半卧在马车里，舒舒服服地一口汤一口鸽肉的吃着。

只是在下咽的时候，老者才感到胸口有阵阵疼痛。

半开双目的老者，每当喝完一口汤的时候，总喜欢轻轻地咂咂嘴。

黑色的马车，黑色的马，黑色的夜幕，黑衣人，似乎整个空间给人的感觉也是黑色的。

因为空气中似有一股肃杀的气氛。

史玉清带着季老汉的孙儿掏鸟窝儿回来，半路上发现了这里停着一辆奇怪的黑马车。

好奇心促使他俩凑进一看，一个老者口吐白沫正昏

昏沉睡着，手中的缰绳也松弛了下来。

黑色的健马在原地不停地“嗒嗒”踏着，由于没有主人的命令，只好不安左顾右盼，不时嘶鸣两声。

“老伯，老伯，你醒醒，你醒醒啊！”

黑衣老者吃力地睁开双眼，望着呼唤自己的史玉清，迷迷糊糊道：

“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呀？离史家堡多远了？”

史玉清道：

“老伯，你现在离史家堡只有五里路了。”

老者闻言脸色顿时紧张起来，道：

“孩子，你们快走吧，如果有人问，就说没有看见我，听明白了吗？”

由于胸口的血迹在渐渐地发硬，变紫，老者想用手去驾驭马车的力气已经没有了，只好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史玉清注视着老者痛苦的表情，关切地道：

“老伯，你是不是受伤了，我回家给你拿些药来。”

老者摇了摇头，指指身上的包裹道：

“孩子，帮我取出这里面的两个小瓶子，有红色粉末的给我这儿涂些，另外绿色的粉末倒些给我内服。”

老者指着受伤的胸口，又昏迷了过去。